

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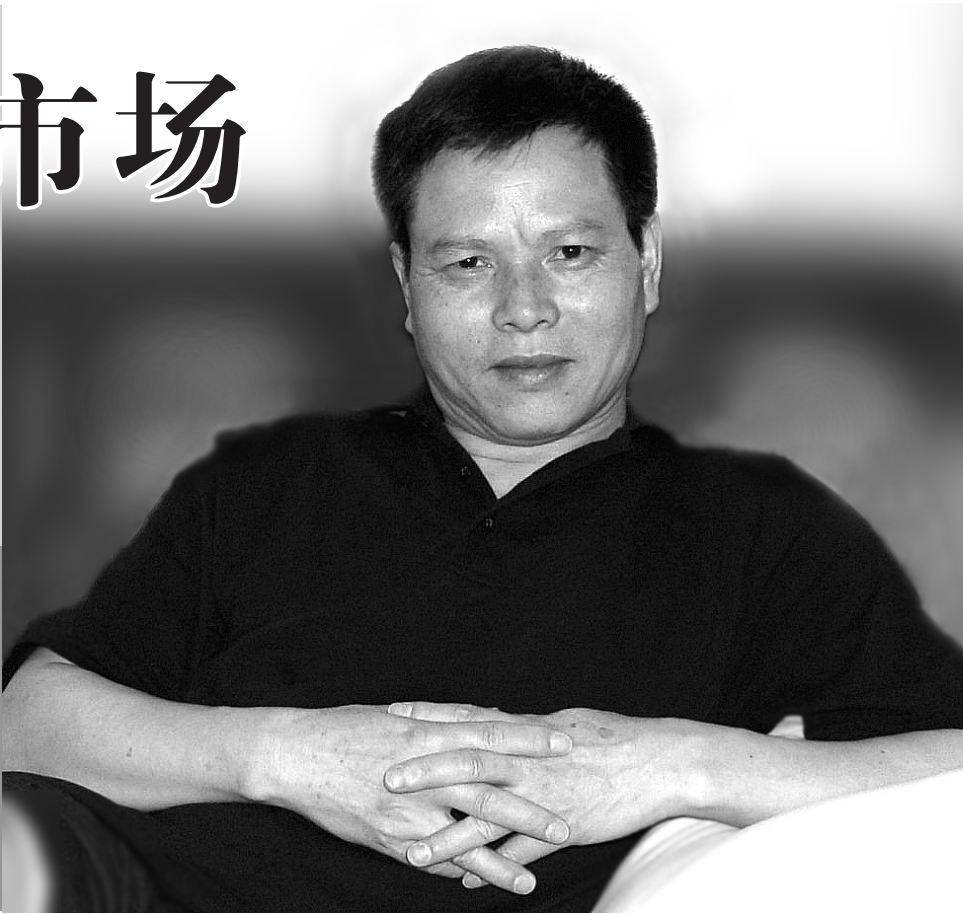
艺术品拍卖市场也需要“打假”

——梁江访谈

□本报记者 颜 慧

梁江,现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后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师从王朝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美术系主任等职。

20余年来,作为主要执笔者参与《中国美术史》《中华艺术通史》《中国现代美术史》《黄宾虹全集》等多项国家重点项目撰写工作。已出版《中国美术鉴藏史稿》《广东画坛闻见录》《美术概论新编》《美术学探索》等个人专著,编著《我看冰兄》《学术与人生》及多种书籍画册。



“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美术比较繁荣、比较多元,但缺乏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精品力作”

记者:你是广东人,听说在广东与刘海粟先生有一面之缘。刘海粟曾与徐悲鸿有过论争,这段往事现在又不断被提及,你认为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在哪里?

梁江:我不止一次见过刘海粟先生。20余年前在广东,曾是上海美专学生的黄笃维先生,以广东美协副主席和广东画院副院长身份,多次邀请老师刘海粟和夫人夏伊乔到广州作客。刘海粟先生曾在广东画院展厅举办展览,在黄笃维画室中即席作书题字。

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不能回避刘海粟跟徐悲鸿的论争。刘海粟1931年回到上海。1932年10月举办“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展出他欧游前后所作画、卢浮宫临画225幅。展览引发了影响达半个多世纪的一场论战。导火线是曾今可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文中说:“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都因在走向艺术道路的初期,遇上了蔡元培这样爱才惜才的师长,他们的艺术道路才会如此辉煌,反之,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徐悲鸿认为该文是对他的侮辱,在1932年11月3日《申报》刊出《启事》,称“今有曾某者为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徐悲鸿还指责刘海粟“流氓西渡,唯学吹牛”。刘海粟以同样形式回敬徐悲鸿,称徐悲鸿为“艺术绅士”。《申报》同时刊登了曾今可的《启事》,称“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谓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意。此启”。

表面上看,论争是个人恩怨。分歧实质却是源于艺术观念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实践理念不同。徐悲鸿坚持写实主义道路,刘海粟则钟情印象派和后期印象画派等现代派艺术。不同的艺术观和不同的艺术理路,必然导致分道扬镳。不过,他们同属对20世纪中国美术有重要贡献的人物。1953年夏天,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出面化解刘海粟、徐悲鸿之恩怨。

记者: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发展更加多元繁荣,甚至出现了“火爆”、“泡沫”的现象。你对未来的发展趋向有何看法?

梁江: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美术比较繁荣、比较多元,这很好。但目前缺乏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精品力作,而金融界拍卖圈的天价炒作又混淆了公众视线,连美术界的一些人也一时无所适从。我想,随着泡沫和迷雾消退,大家对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态势和价值判断会有更理性的认知。

我觉得,现在的格局基本上已体现了将来的走向。我们处在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社会需要和谐发展,艺术会往繁荣、往多元角度继续推进,会显得更宽容,更能适应不同社会阶层和消费群体的需求。当代中国美术会更加开放和多样化。而“火爆”和“泡沫”,主要是指当今失范的艺术市场,这里投机和炒作的成分不少。我想,画坛仍会沿当前惯性运行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前行中不断调整,朝良性轨道前行,变化是渐进而非激进的。

乐观一点的估计,则是接下来可能会纠正我们认知上的一些误区。这一二十年来中国艺术受消费主义影响太深,以至价值判断的尺度基本偏离了艺术本体。可能人们清醒过来会得到调整,以金钱为核心的一些偏颇的东西都会得到一定纠正,艺术的精神性和超越性品格会重新获得尊重。而人精神失落与内涵平面化的弊病,会引起更大关注。市场则会日趋规范,价值与价格将回复理性位置。文化的多样化格局会更清晰,而且会按各自轨道运行,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我们希望在消费主义的狂热之后,艺术有一个理性的回归,回到它的本体逻辑上来。这样,它才可能发展得真正健康而繁荣。

“各种扑朔迷离的销售、拍卖,许多是商业谋略策划导演的产物,耸人听闻的天价作品往往是诱导别人上钩的广告陷阱”

记者:近年艺术市场受到了不少外部因素的冲击,您认为艺术家应该怎样面对外部的环境?

梁江:金融环境这些外部因素的变化,当然是不以艺术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怎么应对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理性看待外部环境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如果金融危机来了就丧失信心了,就以为艺术没出路了,这样的人不会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他的追求是始终如一的,不会轻易随着外部环境的起伏变化而见风使舵。而艺术品真正的价值是跟金融环境不太有直接关系的。你的作品卖得好,可能是它的艺术价值得到确认,也可能是你的作品成了金融炒作链条上的一个产品,高价也不一定说明你的艺术好到哪里去。可以说,环境的变化也是试金石,是对真假艺术家的检验。

记者:记得你曾把书画市场比做股市。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艺术市场目前还存在着哪些缺陷?都有什么样的表现?

梁江:我在十几年前曾任中国艺术博览会艺术主持,不止一次写过《艺术市场“虚热症”》之类的文章,许多问题至今依然。我们未建好“艺术市场”的运作系统,法律法规不配套,艺术作品的生产、流通、定价、买卖运作,还谈不上规范。各种扑朔迷离的销售、拍卖,许多是商业谋略策划导演的产物,耸人听闻的天价作品往往是诱导别人上钩的广告陷阱。艺术市场失范,诚信和职业道德缺位,艺术品价格与自身价值分离,是当前最需警惕的问题。

这几年时间,中国书画市场热得像发烧。中国的书画市场确实和股市差不多,泡沫、虚热加上盲目等非理性成分都纠缠在一起了。作品突然变得蹿高几倍,忽然又卖不出去,价格落到冰点,流拍或草草收场……报纸上往往反差很大的东西挤在一起,让人无所适从,这都是非理性的症状之一。

健康股市是有自己游戏规则。股票市值和上市公司的业绩一定要相符。香港证监会的权力很大,如果有公司发布虚假盈利信息,误导股民,不仅立刻会被停牌,还要追究责任。但内地股市完全不是这样,很多年来股票与企业业绩是分离的。中国目前的书画价格与之为非常相似,炒作得好价格就高,作品价格跟真正的艺术价值、与艺术家实力是分离的。举个例子说,有些画家的作品很有人气,某件作品卖到100万了,如果说可以跟价格画等号的话,那么100万就相当于它的艺术价值吧。明天它涨到120万,还算正常。但是后天可能就变成30万,甚至卖不出去。同一件作品的艺术价值会忽高忽低吗?这种现象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失范的市场与艺术品自身价值分离的特征之一。目前书画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人工炒作成分大、泡沫化、虚热症、诚信缺失,亟须建立必要的市场规范。书画市场应回归理性,社会固然需要商业行为,甚至也能容忍某些市场炒作,但不能容忍市场的失范和非理性。

另一个问题是,目前市场存在着太多的不对称信息,置身艺术市场的人员构成也比较复杂。目前购买艺术品的人群大概有三种形态,一种是收藏,一种是投机,还有一种很可能不懂或不知其中内幕就跟风随大流,实际上只是盲目的小股民角色。真正公正的股评人和分析师现在很少,上了几天船的股民都知道后合有操盘手。在艺术市场领域,媒体上有许多硬性或软性的版面跟着书画操盘手起哄,一些批评家改行做了广告人策展人,社会受众受误导的几率很大。对于我们这些以学术为业的局外人士,应该思考如何为构建良性的书画市场秩序做一些有益工作。

“书画鉴定领域首先需建立行业规范,需建立可信的判别真与假的机制”

记者:与当下艺术品拍卖市场火爆的局面相应的,拍卖市场上有关真假的争论不少,打假难度很大。

梁江:“假”的东西就是过街老鼠,难度再大也要打。现在问题的症结其实在于孰真孰假,真与假怎样才能区别,谁说了才能算数。换言之,打“假”是有前提的。就现今的科技水平看,要想对一幅书画作品进行完全数据化、科学化的精密分析还是不可能的。当今书画鉴定活动中,主观成分较多,甚至占了主要,因此常常出现结论因人而异的情况。这就好比中医把脉,不同的医生便可能得出不同的判断。也正因为书画鉴定活动中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所以进行书画鉴定往往需从综合因素去考量,一件作品往往找不止一个专家去诊断。对一件具体的书画作品,题材、风格、笔墨技法、画家印章、纸张装裱、流传的来龙去脉等因素都会影响鉴定结论。由于我国目前尚无一个法定的权威的鉴定机构,文博机构等专业领域专家的鉴定结论便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毕竟鉴定是一门学问,涉及许多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不掌握专业知识和相应技能,当然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书画鉴定需具备相关的专业资质才能进行,这一点,与律师执业要持律师证,会计要考资质证书的道理一样。

在目前的书画鉴定领域中,确有种混乱。除了鉴定的主观性特征很强之外,“专家”并不需持执业证书。谁来判别“专家”的专业资质,真与假谁说了算数呢?还有,不排除鉴定领域中有如同股市中的操盘手,有医生收“红包”的现象。因此,书画鉴定领域首先需建立行业规范,需建立可信的判别真与假的机制。否则,打与不打,还只是无的放矢。

记者:你认为当今应关注哪些学术问题,如何能承担好美术理论建设的重任呢?

梁江:对于21世纪的中国美术,我们面前的学术新课题很多。例如,对中国当今艺术的现代性诠释就是很具现实需要的一个。以往,现代性大多被片面理解为与西方接轨,民族性则多与传统、保守连在一起。显然,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是不利于艺术发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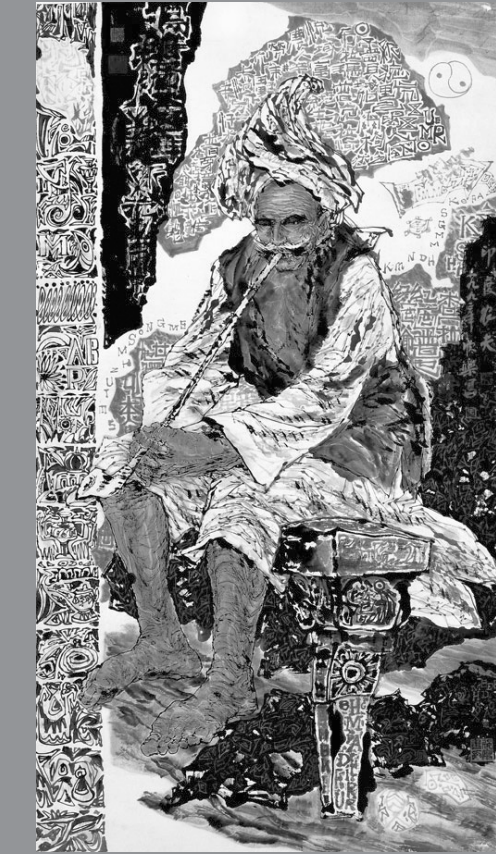
把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性,是一个天大的误解。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推出他“文明的冲突”的著名观点。正是在这篇文中,亨廷顿忠告人们:“现代化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如果非西方社会想要实现现代化,它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再回想一下,这种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的见解,学界前辈冯友兰、新生代的甘阳等人也早已提过。显然,国内文化界近来有关现代化、现代性的诸种论争,很可惜还是落入了一种低水平的重复。

其实,中国艺术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有着内在的关联,文化和审美领域的民族性追求,传统文化价值的自我认同本就是现代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当代社会的立体视阈之下,现代性是中国艺术的时代性价值追求,而民族性则是现代性生成的主体语境和内在动因。离开了民族性和历史传统延伸的维度,中国的所谓现代性便失去了存在的合法依据。当代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问题离不开中外融通、古今转换、自律与他律这三个基本问题。在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宏伟进程中,中国美术也在转型。它将随着中国社会走入现代,导入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精神社会生活之转换相一致的新质。这种新质,便是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这是与中国关联的现代性,其最大特征在于体现了21世纪中国民族的精神向度。

艺苑

马欣乐其人其画

□小 娱



印度农夫(纸本水墨)

马欣乐作

旅美画家马欣乐生于古都长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随黄胄、刘文西等画家学习中国画。90年代初留学美国学习油画,取得西方美术硕士学位,并在美国俄亥俄洲大学任教。居美十多年间他先后师从王己干、王芳宇、曹仲英等前辈学习中国书画鉴定。

马欣乐擅长写意人物、花鸟和画马。他的人物画饱满浑厚,庄重雄劲,具有伟大的民族风范,饱含苍穹人间之浩气;他的写意花鸟丰腴朴厚,生气勃勃;他笔下的马造型优美,笔墨精良,犹如徐悲鸿的奔马图,给人以极高的精神享受。马欣乐的绘画是俊发豪纵、别有风致且内涵深邃的笔墨艺术,他的中国传统绘画功底深厚,又受到系统的西方绘画教育与技巧的训练,其作品富有情趣,又言情表志。不论工笔还是写意,马欣乐的作品都重在传神和气韵生动,即使其静物作品也不甘于“寂静”,笔法灵活多变,富有活力和生机。

马欣乐的画作很讲究内容及神韵,他对所画的内容,在形体、结构、透视等方面力求准确,并对其质感、量感和速度感给予了充分的表现。他作品的另一特色是线条坚卓清爽,这源于他多年的线描基本功。他的画作,线条既有如锥划沙般的沉雄厚健,又如同行云流水般畅达。其粗细、浓淡、干湿都紧随体、面关系的转折,随所画部位的硬直或肥厚而变化,他的墨色往往醒活微妙,泼辣而豪放。

他的人物画以现实写生入手,在大量实践的

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自己独特的写生风貌。他的人物画不着意于多杂情节、较大场面的画面,而是在高度的剪裁下作朴拙简练的描写,因而形成了简朴而厚重的格局。无论是现实写生还是历史人物画,他都认真分析、探索人物特殊的命运、时代背景、心理及个性气质,从造型上奋力突破,摒弃以往国画人物的程式化和概念化,赋予每一个人物以自己独立的、符合其时代的性格及精神面貌。他的人物造型印象真切,形神兼备,故而鲜明纯净,强烈逼人。布局大多丰满庄重,平中求奇,寓巧于拙,概括了他的艺术风貌。其典型代表作有《轶轩黄帝》《印度农夫》等。尤其在《印度农夫》上,其用笔似乎徒然被压抑,感觉表达变得细腻而深邃,在每一笔的运笔变化中都渗透着一股情绪的强烈的暗流,充分表现了这位饱经沧桑、内心充满迷茫和疾苦的老人。

根据不同的题材和表现对象,他会使用相应的笔墨手法。像《怀素狂草》《惠果法师颂经图》等作品则以娴熟、速写式的快速线条来完成。用墨泼辣纵横,大气磅礴,水墨淋漓,作画时无法定向,水墨浑化自如,妙趣天成,给人以强烈的动感和视觉美感。

马欣乐的花鸟画秉承了传统写意花鸟画的笔简意深、借助于借喻的手法,由再现自然美扩充到表达人生志趣与象征意义,这样,不仅沟通了画家与观赏者之间的审美趣味与情感,而且更进一步交流了品格、理念,并扩大了写意花鸟画意趣的容量,给人以更高层次的审美享受。

□杨年华

西藏美石

为了感悟西藏的大自然与神圣密境,我自从1992年大学毕业后在藏工作27年中,几乎跑遍了西藏的每一个角落,有时甚至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潇洒地骑马沿阿里1100多公里的边境线走一圈,有时独自走入人烟罕至的山林腹地,爬越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峰,钻进万丈深渊的峡谷,踏上干焦的沙漠荒滩。可以说西藏的杳杳凡间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也因此而收藏了一批自己喜爱的东西,如拍摄了数万张阿里寺庙壁画的整套资料图片,收藏了两千余尊擦擦(小泥佛像)实物等。特别是从西藏的拉萨河、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马泉河、神山、圣湖、珠峰、雅鲁藏布、怒江等各地收集了400余块西藏美石,每一块石之上都有让人震撼的精美图案,让人震惊得不禁惊呼:西藏的石头原来如此大美。为了展示我的石头,就在自家的小院子里专门修了一间小屋用来放置这些宝贝,小到鸡蛋大小的小石,大到三五人抬的大石,均很整齐地摆放在屋里。更让我从心底里欣喜的是,我从西藏艺术界人士口中得知,这是西藏艺术领域的新发现,西藏美石之发展前景无以估量。下面还是让我从给大家介绍两件得意的美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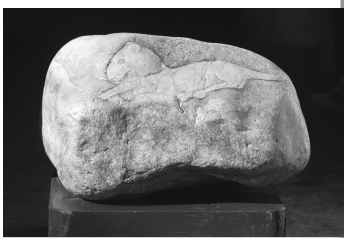
记得我还在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为了采访,我们一行人在日喀则定日县委组织部长冯卢伟的陪同下,来到了珠穆朗玛峰的营地。本想近距离好好欣赏一下珠峰的真面目,拍摄点片子,可我对石头的那种爱驱使着我,一路上我的眼光就不停地往珠峰下的一条小河里瞟。我长期以来的经验告知我,在西藏只有两个地方可以找得到美石,一是河里湖里,二就是地下,除此之外就别无他法了。这是因为在西藏阳光辐射很强,即便再坚硬的石头,也经不住强烈阳光的暴晒,更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再硬的石头没过多少时间就会风化,一层层地被活活剥去皮,也就不会留下光滑的皮肤,美观度就会损坏殆尽。所以,我的眼光只有死死盯着小河里的石头了。突然,一块石头进入了我的眼帘,在黑色的石头上自然地生着白色的人形图案,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好奇的眼光。石头有一半还在水下的沙子里,又加上珠峰下的水有些浑浊,给我印象模糊而又恍惚琵琶半遮面之感,这样一来反而更加增强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向驾驶员喊道,“老师傅先停一下车好吗?”随着师傅的一声“好的!”车就停了下来,我立即跳下车,不顾脱鞋子,一脚踏进了小河里,一点点地挖出石块,用双手抱出了奇石,再用水洗净了石头看到,在黑色的石块上,有一位白色的、自然形成的西藏少女形象跃然石头之上,飘飞的头发、高昂的头、长长的脖子、亭亭玉立的高挑柔软的身姿,双手好似怀抱什么一样;而更让我欣喜若狂的是,她身上的藏装,宛如穿了一套白色的皮袍,腰际的衣皱也好似用笔或是雕刻了一般,是那样栩栩如生;再看她的双脚,一脚呈站立状,一脚呈后踢的优美姿态,像在舞蹈,又好似在驻足前行。不管身上穿的皮袍或是美丽的头发,都有一种量体裁衣的美感在其中,达到了一种说不出的鬼斧神工、神秘趣雅的艺术效果。奇石体现了自然美,也满足了人们向往自然、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之所好。我有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块奇石,有的给我出主意,说你一定要给它取个好名字,而且一定要给它写一个故事出来;有的还说我给她做的底座太缺乏艺术性,这么珍贵漂亮的石头得有个好的底座搭配才行。

还记得,那也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每天早上8点10分要送女儿到拉萨市第一小学,再把小儿子送到拉萨市实验幼儿园。因为幼儿园9点30才上课,送完女儿之后,还有些空闲时间,为了打发这段时间,我就把儿子带往拉萨河边散散步。一是可以消遣时间,二是可以让儿子走走路、锻炼锻炼也不错。结果让我意想不到的,无意之中在拉萨河边捡到了几块石头,虽然有些小,但上面的天然图案还不错,这可让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也由此在拉萨河中找到不少好石头,这是后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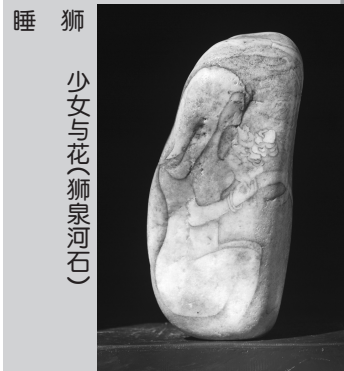
这一天,我带着儿子再到拉萨河边一边散步一边寻找起石头来,一块灰绿灰绿的石头展现在了我的面前。这块石头本身就极其其漂亮,再一细看,着实让我惊讶不已,只见这块石头向上的侧面上居然还躺着一个呼之欲出的小狮子的图案,并且这狮子的颜色是草绿色,在整块石头中显得特别突出,让人一眼就能一目了然;而你再细细打量打量,这小狮子还有眼睛、有嘴巴、有鼻子、有耳朵、躯体、尾巴、四脚俱全,躺在那里好像在炫耀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真让人目瞪口呆;更让我高兴的是,此石头足有一百多斤重,朝底部的一面很平整,便于放置,你想想这不是天赐之物,与我无缘,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呢!更何况它本身的天然性与惟一性,是人难以仿制的,可以说是一件世间独一无二的奇石,也是夸张、幻想和抽象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集体现艺术美之品,它既能表现出材质固有的美,又能表达出作品的雅致。正如歌德所说:“美在于真与不真之间”。这块奇石体现出了西藏美石之高雅、内涵深远,造型生动,富有神韵,取材见巧,蕴含着一种神韵的天趣,颇具隐匿、含蓄之美,非常巧妙地把握大自然恩赐于石头上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五彩缤纷的颜色集于一身,石头的天然而成的绝妙天趣之感,让人叹为观止,更让人震撼不已。它也更加凸现了西藏美石的无限奥秘与生命的韵律,以及西藏美石的灵性。

如今,随着西藏日益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西藏以其博大、独特、神秘的特性以及异彩纷呈的精神世界吸引着全世界的眼光。我们相信西藏美石这一朵新生的奇葩也将盛开在雪域高原,绽放在世界艺术之林。西藏美石也将以其独具匠心、妙趣天成的艺术感染力,受到越来越多世人的青睐。所以,当我了解了石头也有灵性,也是具有生命的,石头跟动物一样是要呼吸的之后,它们不仅成了摆在我房里的艺术品,也让我更加爱它,让它们每天都给它们擦擦清洗,喷点蜡让它们得以充分的呼吸。它们是有生命的艺术品,生命无价。

收藏



睡狮
少女与花(狮泉河石)



月亮少女(圣湖石)
雪域少女(珠峰石)

